

丹心照千古

(本文插圖刊第51頁)

——蔡公時遭日寇活剝記

●丁慰慈(國立政治大學教授。中阿文經協會秘書長)

濟南慘案日寇逞凶

開國元勳李烈鈞先生親筆書寫有「外交史上第一人」的法書(原贖刊本期51頁),以表揚外交鬥士蔡公時先烈。李烈鈞在辛亥革命時任江西都督,最先發動討袁,時任第三路軍總指揮,民國九年任國父孫文在桂林所立大本營之參謀總長,十二年籌謀討伐陳炯明大計。國父應段祺瑞之請北上,李烈鈞追隨左右,蔡公時即為幕僚之一。民國十六年龍潭之役,首都岌岌可危,何應欽在前線督戰,李烈鈞一人坐鎮南京。北伐時蔣閣馮大團結,即由李烈鈞全力斡旋。李烈鈞字協和,其一生對國家之貢獻,真是名副其實。日本軍閥為維持其在滿蒙利益,製造中國分裂,以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繼承自德國在青島之租借地之駐軍,聲援軍閥,進軍山東,以阻撓國民革命軍之北伐。十六年我軍收復徐州時,曾出兵山東,繼因寧漢分裂而日軍撤退。民國十七年年初國民革命軍再度北伐,張宗昌、孫傳芳聯合勾結日本以圖抗拒。四月二十八日,日軍由天津抵濟南城外商埠區,自行畫界駐防,不許中國軍民進入,

我軍為避免與日軍正面衝突,經繞道進入濟南城。日軍第六師團長為福田彥助。五月三日上午八時,日本駐濟南總領事會偕同日憲兵司令謁見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中正,日領事離去僅十餘分鐘,日軍即藉口挑釁,在全市展開鎗擊,此即我國歷史上慘痛之五三慘案。慘案發生,外交部長黃郛奉總司令指示向日參謀河野交涉,日軍竟將黃氏扣留,迫其在文件上簽字,以承認衝突係由中國人所引起,經黃氏堅決拒絕,最後在文件上寫「閱」字,始得釋回總部。在北伐軍事過程中,有戰地政務委員會的組織,由內政、外交、司法、財政、交通及教育等部各派代表一人組織,處理作戰區內民政、外交、司法、財政及交通有關政務,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直接指揮,委員會主席為蔣作賓。蔡公時即為當時代表外交部之政務委員,慘案發生之當天早晨,由於日軍啓釁,奉派為交涉員,不幸於同日壯烈成仁。

北伐進軍關鍵戰役

吾人倘進一步明瞭國民革命軍第二次北伐之時代背景,當更了解此一次歷史悲痛事件之前因

後果。

民國十五年北伐,攻克武漢、南昌、上海、南京後,由於國際共黨阻撓致寧漢分裂而戰事停頓。十七年元月,蔣中正總司令率師再度北伐,第九軍軍長顧祝同,歸第一軍團總指揮劉峙指揮,涂思宗為第三師師長隸第九軍,為第一線。連克滕縣、鄒縣,四月二十日克曲阜。突破泰山張宗昌部防線。由於第三師第八團團長英勇陣亡,全師官兵無不激奮,人人存有我無敵之悲憤心情。張宗昌部則利用鐵路裝甲車,由白俄駕駛掩護步兵前進,革命軍官兵則以炸藥暗置橋底,毀橋裂車,以阻止敵軍之強大攻勢。同時步兵配合騎兵繞向敵後,迫其後退,第十四師黃國樑部另沿公路於西山地帶搜索前進。四月三十日下午已達濟南郊外大瀆溝。國民革命軍雖進展神速,但張宗昌則仍在城內坐鎮,且以日軍穿張部制服作戰,藉以阻止北伐軍前進。

第三師第九團陳又新部,自千佛山報告,已向濟南城推進,於是七、八團亦次第出發,七團王敬久部旋入城肅清殘敵。八團鄭洞國部亦相繼進入。此時,日軍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即乘三輪

卡車偕參謀來迎，雙方下馬相互敬禮，交換名片，由參謀陳隱翼翻譯。說明我軍任務，握手而別。當時濟南城頭上萬民歡呼，革命軍即率部轉過東門外駐守。方振武之第四軍團亦由百里外趕到。五月二日上午八時，第三師涂思宗師長即在督署外晉見蔣總司令，報告戰況，並呈獻其隨帶之新城兵工廠所獲之最新迫擊砲，供總司令檢視。蔣總司令偕涂師長正上督署樓梯時，忽天空中敵機四架，凌空投彈，總司令及涂師長乃下樓，分別返回營地。二日下午，日軍轉入商埠，三日晨，即砲轟濟南城，致我國軍民死傷無算，造成震驚全世界、慘絕人寰之濟南事件，我外交部交涉員蔡公時等亦於是時被害。

（查此項關係北伐軍作戰關鍵性之重大戰役，中華大典所印行之北伐戰史，其行軍要圖及文字說明，認為係第二兵團陳調元部之第三十七軍第三師由膠濟路側出濟南而首先佔領之記載，與歷史不符。涂思宗前師長曾於民國六十四年七月呈請當時之第九軍軍長顧祝同核閱後，請求更正。本文此節係取材涂氏所寫之戰役經過。）

日軍野蠻禽獸不如

蔣總司令有感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濟南慘案中逞凶挑釁，慘殺我無辜軍民，在五月九日的日記中記述：「有雪恥之志，而不能暫時容忍，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達成雪恥之任務。余今暫忍爲人所不能忍者耳」。領導人謀國之苦心孤詣，於此可見一斑。爲了五三慘案，蔣總司令於十八年五月三日在陸軍官校講演，提到有關烈士殉國

的這一段他說：

「對於我們外交人員有關的情事，最緊要的就是我們外交特派員蔡公時在濟南的慘死。蔡特派員是怎樣死的呢？他在徐州出發的時候，就對我說，這一次出去，料想日本人一定要同我們搗亂，我們決不好再讓。一定要有堅強不屈的決心才行。我們如一退讓，他們就更加凶橫，我們必要拿革命的精神同他們周旋。我說（蔣總司令自稱）你抱定這個宗旨，盡到你外交官的職責，必須如此，方能不屈服。所以後來爲日軍所執以後，一點也不屈服。當時他在交涉署，日本司令官坐在中間，叫他跪下來，蔡特派員就死不跪。他說：「你殺我都可以，但決不能使我對你們日本軍閥侵略者之前來跪的」，「你不跪嗎？不跪，就做給你看看」。日軍一面說着，一面就把與蔡同伴的一個人用手槍打死。再問蔡你跪不跪？他堅決不跪。他們又再打死一個中國人，問他跪不跪？待到那十幾個中國人，一個個都被日本人打死了，蔡特派員還是不跪。他們又叫兩個兵拿鎗來敲他兩腿，要使他跪下來，把他的腿骨都敲斷了，倒了下來，蔡特派員仍舊大罵日本軍閥。日本兵就把他的舌頭剪掉，剪了之後，再用手鎗打死他」。

勤務小兵目擊暴行

蔣總司令又說：

「當時的情形是那個看見作證的呢？就是蔡特派員有一個當差的，也在交涉署之內，因爲他穿的是工人衣服，日本人不留心他，所以他就躲

在這審問地方的一個小房間裏，日本人就沒有找着他，他在蔡死之後偷偷逃出來報告這一件事。所以我們等到第二天才知道蔡特派員慘死的消息。要不然蔡特派員的屍首埋在那裏，我們也無法知道，他們也就可以不承認這件事了。日本人那種野蠻行動，簡直就是禽獸，對於我們外交官，竟敢施行那樣的暴行，誰也想不到的。本來各國外交官，在作戰的時候，照國際公法，誰也不能殺害的。他們明明曉得蔡公時是我們中國的外交特派員，偏偏要這樣侮辱他，殺害他，並且還會將我們外交部長關在一間房子裏，逼他簽字。這次日軍暴虐的行爲，不僅是我們中國人都要痛心疾首，永遠不能忘記這個仇恨，就是世界各國，也都曉得他們是最野蠻的軍閥」。

——以上是蔣中正總司令的講演，另據「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記載，蔡公時「當差的」逃命的經過，是這樣的：

「日人聞蔡公時痛罵後，更刀鎗拳足一齊併下，復將諸人分三四組曳出屋外，執行鎗決，依交涉署勤務兵張漢儒說，他於忙亂中由案上跌地，拾得剪刀，乘黑暗中剪斷束縛，乘機逃出，奮勇登牆，連越四牆，始落一空地。適有一空水桶在，乃匿伏桶內。天明，張正無計逃出防線時，遙聞小車聲遠遠而至，伸頭探視，係一苦力推水者，俟其近前，張對之略述一日夜之經過。求爲援救，苦力亦淚漣漣然，允爲設法施救，張探衣袋，時衫內尚有銀幣五角，以授苦力，易其短衫一件，更換血衣，始出桶外，冒充推水者，同苦力拉車，繞道混出防線，即奔往各官署，報告蔡

主任(公時)被難情形」。

慷慨悲歌正氣浩然

外交界著宿詩人王家鴻在「劬廬雜俎」中云：「國府奠都南京以來，在外交陣線殉職者有三人。一為五三慘案中的蔡公時，一為山打根殉職的卓邇來，一為在馬尼拉殉職的楊光泮。三人中，以蔡公時為詩人，他於民國十年謁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墓四首七律，至今誦之，猶令人迴腸盪氣。誠如石達開句云：『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

「蔡先生在我個人的詩史中當慨然為他寫出。其祭弔黃花岡四詩，忠義之氣，溢於言表。賦詩距慘案發生，尚有七年，詩中『英雄血和杜鵑開』，『不抱丹心莫錯來』，以及『功名都在死中求』等語，對於五三為國捐軀悲劇，似有預感。亦可見其浩然正氣，慷慨悲歌之志節，已在平昔蘊涵於胸臆中，實足令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 「一、書劍披離酒半酣，幾回歌哭在初三，未除國蠱生猶媿，拼得民權死亦甘，十載風雲餘馬鬣，一竿烟雨落龍潭，黃花清瘦飄搖處，還剩哀時鄭所南。」
- 「二、五百健兒齊遁去，八千子弟不生回，見明義利真奇勇，能轉乾坤乃霸才，詞客愁隨荆棘長，英雄血和杜鵑開，諸君憑弔須珍重，不抱丹心莫錯來。」
- 「三、心香一掬奠荒邱，陌上風雲尚未收，鵬鳥紅啼珠海淚，岡花黃作燕塘秋，戰餘血肉皆功狗，劫後衣冠半沐猴，

七十二人埋寸土，元年今日已埋愁。

「四、白雲山下白雲浮，豈有艱難一哭休，氣節每於窮後見，功名都在死中求，而今大地非無主，不信奸回尚有頭，

栗里蔡郎重下拜，紅霞白日兩悠悠。」

(註一：奸回。通鑑，嚴先生傳：故睿宗即位，下詔褒稱之曰，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迫，獨申讜議，實拯邪謀。註二：栗里，在九江與廬山之間。註三，鄭所南，字思肖，即思趙之意。宋末元初人，剛介有志操，眷念故國，隱居吳下，不與朝客交往，著作有鐵函心史)。

忠義銅像運晚晴園

五三慘案之後，日閥仍繼續向蔣總司令遞致「哀的美敦書」，提出無理要求。我方一面與其周旋，派熊式輝、羅家倫暨何成濬先後過赴濟南，一面國民政府於五月八日通令全國靜默誌哀：「關於五月三日日軍在濟南慘殺我交涉員蔡公時及兵民一事，不勝慘痛，特決議全國在集會時為蔡公時同志暨軍民靜默三分鐘，以誌哀悼。」

同時由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為日本出兵山東的侵略行爲，認為已危害國際和平，致電國際聯盟秘書長德蘭孟，要求即行召集理事會，促其停止暴行，由國際調查及公斷。國民政府外交部並向日本政府兩次提出抗議，俱無下文。另以國民政府主席名義，致電美總統柯立芝，陳述日軍暴行。迄至五月十五日，日軍艦隊尚滿佈我內河及各口岸，以遂行其威脅政策。

五月十二日，國民政府明令褒揚蔡公時：

「外交部山東特派交涉員蔡公時，宣力黨國，歷著勤勞。此次在濟南被日軍戕害，手足寄於鋒刃，忠義形於顏色。猝聞凶問，痛悼殊深。所有飾修典禮，著由內政、外交部從優擬議，以彰忠烈」。嗣於五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復明令褒卹濟南交涉公署殉難官兵。除蔡氏外，計張鴻漸等職員九員，勤務兵七名。

蔡公時烈士等殉難事，雖中外喧騰，中央也迭次明令褒卹，但他們的忠骨究竟埋在哪處，却是一團迷霧。蔡夫人郭景鸞女士相信此十七具屍體必然埋葬在濟南外交特派員公署裏，因而僱工挖掘。但由於空地遼闊，一連掘至第七日，才發現被火燒焦得面目全非的屍體。已無法加以辨認。蔡夫人買了大皮箱，再用木板釘在外面，將十七具忠骸，交給外交部，然後存放在外交部地下室。

國民政府新成立，百廢待舉，而內憂外患，交相侵凌。七七抗戰，政府西遷，皮箱內所皮藏忠骸，遂不知所終。盧溝橋事變前，經黨國元老們的倡導，原擬在上海成立一個公時中學，以為烈士成仁的有意義的永久紀念。但因政府播遷，一切計畫都成泡影，在海外華僑社會為辦學校所捐的一筆款，鑄了蔡公時先烈的一尊全身銅像，因時正抗戰，乃立在新加坡紀念國父孫文的晚晴園裏。蔡公時烈士的靈位，業經總統蔣介石批示，安置在圓山忠烈祠。與革命諸先烈，永昭忠靈。其於民國十年在廣州憑弔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詩，亦陳列於忠烈祠，供後人瞻仰。

含淚照料國父易簣

蔡公時烈士別號癡公，他的詩「栗里蔡郎重下拜」。栗里，位於九江與廬山之間，是陶淵明「歸去來兮」處，也是蔡公時的故鄉。清末他慨於國事阽危，民生疾苦，壬寅，與好友張華飛、徐子鴻深交，組革命團體「慎所染齋」，而對外祇是一私塾。「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蔡公時組「慎所染齋」之意，是不僅不要被環境腐化，還要改造環境。「慎所染齋」為在江西推行革命思想之嚆矢，歲壬寅，時係民國前十年，蔡公時為十八歲。

私塾被清吏封閉後，偕徐、張諸君，東渡扶桑，聞中山先生講演，心懷感動，即加入同盟會，同時在弘文學校肄業。民國七、八年，偕黃克強、譚石屏返國參加欽廉之役，事敗，走安南，再返贛為革命宣傳，辛亥光復，被任命為江西省交通司長。討袁失敗，再亡命日本。入東京帝國大學。袁政府捕蔡甚急，家產盡被抄沒，其元配姚夫人亦因驚憂去世。民國七年，參加方聲濤戎幕，繼因涉及派系糾紛後，脫險在汕頭居住，與望族郭景鸞女士結褵，為文字姻緣。時夫人二十一歲，蔡公時三十八歲。在郭氏夫人義父林司令官公館行婚禮。遺一子，名燦璠（即今任），時年方六歲。蔡夫人來臺時，甚至生活無著，最後以教師謀生撫養兒女，亦可哀矣。

烈士的詩，胸懷恢宏，悲壯沈雄。其書法尤蒼勁高古，筆姿俊逸。因此居汕時，遠近馳名，

求墨寶者不絕於途，一時洛陽為之紙貴。

民國十一年，烈士隨李烈鈞任收撫潮汕工作。十三年，總理應段祺瑞之請北上，疾革，烈士隨李烈鈞赴京，凡侍湯藥，候起居，以至於總理在京的身後事宜，蔡公時無不親身參與。為中國國民黨極少數黨員中含淚照料此一代偉人易簣之一人。

北伐軍興，烈士隨蔣總司令東征，曾說服孫傳芳部起義，對軍事有極大貢獻。十七年，烈士在戰地政務委員會中任委員兼外交處主任，被命為山東省交涉員，竟於五月三日壯烈成仁。其殉國之忠，死事之慘，誠足以永銘青史，蔣總司令的悼詞，可見其悲懷之深。

今交涉員 實古行人 周旋樂敦 折衝袒樽
 義師克魯 外兵雲屯 藉口保僑 肆意侮鄰
 我慎選使 英英蔡君 陳說其間 惟辭振振
 強暴奪氣 理屈不伸 羞極而怒 竟戕君身
 申冉不歸 閻溫不還 獨為畫像 髮猶衝冠
 是君之質 雖則死焉 而其精神 固在兩間
 會看他日 助我師干 為厲殺賊 風馬飛旋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題

哲嗣守分安貧樂道

明嘉靖年間，嚴嵩、嚴世蕃父子先後為相，專權枉法。誤國殃民。容城人楊繼盛（椒山）時任兵部武選司，上奏摺彈劾嚴氏不法行為五奸十大罪，朝中處楊氏以廷杖後下獄，備極苦刑，在被棄市之前，椒山以自己的血作書寫詩以明志：

浩氣還太虛
 丹心照千古
 平生未報恩

留作忠魂——補
 椒山寫到第十九個字「魂」時氣絕，「補」字乃後人為他續上去的。

到穆宗時，嚴氏奸形畢露，亦被抄家滅門而棄市。楊繼盛則被追封為忠愍公。

蔡公時烈士在日寇的凌辱下，不為所屈，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其壯其烈，氣貫山河，當民族危疑震撼之際，楊椒山的凜然大節，惟蔡公時足資矜式。誠如周震鱗所贊的：

常山之舌 睢陽之齒 嗚呼公時 而今已矣
 岱宗之麓 濟河之汜 碧血丹心 流芳千祀
 孰復斯仇 孰忘斯恥 親茲音容 惕我後死
 讀上面贊詞，如有血性，能不感動？蔡夫人來臺，請將烈士入忠烈祠，辦事人不知蔡是何許人，批入嘉義忠烈祠，實在莫名其妙，最後始承蔣介石手示入祀臺北忠烈祠。

外史氏曰：蔡公時之死義，在革命行列中，實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其令嗣今任，隨政府播遷來臺，在僻遠地區，用其所學，則身警界者垂四十年。雖其父執中仍不乏顯要於當途，然以羞於賁緣，拙於攀附，樂為一盡責守分之公僕，而怡然自得。以方諸彼等叨父兄餘蔭，躋身顯貴，年費外滙，月糜廩粟，而為社會所不齒者，今任之安道樂貧，實足以揚先烈，慰忠魂於九泉矣。

——戊辰季春蔡公時烈士殉國一甲子於臺北譯署。